

§ 穆尼基亞之戰(3)/決戰穆尼基亞

§ 01 兵臨比雷埃夫斯

夜色沉沉，寒風吹過阿提卡平原，捲起一陣陣沙塵。

色拉西布洛斯率領一千餘名戰士，沿著昔日連接雅典與比雷埃夫斯的道路疾行。沒有人點燃火把，隊伍只有急促而整齊的腳步聲，在黑暗中不斷向前延伸。

不久，兩側出現了一段段殘破的石牆。

那是雅典昔日引以為傲的長城。

殘缺的城垣在月光下投下長長的陰影，倒塌的巨石散落四周，彷彿一具橫臥大地的巨人屍骸。幾個月前，斯巴達人在笛聲中拆毀這座象徵雅典霸權的防線，如今留下的，只剩滿目瘡痍。

沒有人停下腳步。

每一名戰士都明白，今夜他們不是來憑弔過去，而是要奪回未來。

穿過長城遺跡後，一股帶著鹹味的海風吹拂而來。

前方，漆黑的薩羅尼克灣(Saronic Gulf)映著點點月光，比雷埃夫斯港的桅杆如森林般矗立，一艘艘商船靜靜停泊在港灣。港口只有零星幾處火光，守軍顯然尚未察覺，一支軍隊已經兵臨城下。

色拉西布洛斯抬起右手，低聲下令：

「全軍前進，目標——穆尼基亞山！」

話音剛落，一千多名戰士迅速分成數列，沿著港邊街道無聲前進。

今晚，他們真正要奪取的，不是港口，而是俯瞰整個比雷埃夫斯的制高點。

只要山頭升起民主派的旗幟，天亮後，雅典的命運便將重新改寫。

§ 02 攻佔穆尼基亞山

夜色籠罩著比雷埃夫斯。

從遠處望去，港口依然沉睡。商船的桅杆在月光下形成黑色的剪影，海浪輕輕拍打著碼頭。

色拉西布洛斯站在山腳下，抬頭望著穆尼基亞山。

這座山並不高，卻掌握著整個比雷埃夫斯的命脈。

從山頂，可以俯視三座港灣，可以看見通往雅典的道路，也可以控制海港與內陸之間的聯繫。當年雅典依靠這片土地建立海上霸權，如今，他要從這裡重新點燃民主的火種。

「兄弟們，」色拉西布洛斯低聲說道，「我們沒有城牆，沒有王宮，也沒有強大的軍隊。但我們有一件三十僭主永遠無法奪走的東西——雅典人的自由。

讓我們為雅典的自由戰鬥到底。」

士兵們握緊盾牌，沒有人歡呼。

因為他們知道，真正的戰鬥還沒有開始。

黎明前，隊伍開始向山頂推進。

他們沒有進入港區，而是沿著穆尼基亞山的斜坡快速前進。

前方只有少數守衛巡邏，他們根本沒有想到，從菲萊而來的民主派軍隊竟然會在這個時候出現。

第一批戰士衝上山脊時，守衛才發現異常。

「敵襲！」

喊聲劃破夜空。

幾名守軍慌忙拿起武器，但為時已晚。

民主派士兵迅速控制山頂道路，封鎖通往港口的通道。

短暫的衝突後，守軍退散，而色拉西布洛斯的旗幟開始在穆尼基亞山頂升起。

太陽從薩羅尼克灣方向升起。

晨光照在殘破的長城與比雷埃夫斯港上，也照在山頂那些疲憊卻堅定的面孔上。

士兵們望著腳下的港口。

那裡曾經是雅典帝國的心臟，如今，它成為反抗三十僭主的第一塊土地。

色拉西布洛斯知道，這只是開始。

克里提亞不會坐視不管。

雅典城內的三十僭主很快會帶著軍隊而來。

穆尼基亞山，將成為決定雅典命運的戰場。

§ 02 克里提亞之怒

雅典城內，消息如一道驚雷炸開。

「穆尼基亞失守了！」

使者跪倒在議事廳中央，聲音因恐懼而顫抖。

克里提亞原本正坐在石椅上聽取報告，聽到這句話時，手中的酒杯猛然停在半空。他沉默了片刻，隨後將杯子狠狠摔在地上。

青銅杯撞擊石板，發出刺耳的聲響。

「一群逃亡者……竟敢踏上雅典的土地？」

他的聲音低沉，卻充滿怒火。

在他眼中，色拉西布洛斯率領的不過是一群失敗者，是被三十僭主驅逐出去的殘兵。他無法接受，這些人竟然能突破防線，占據比雷埃夫斯最重要的高地。

更令他憤怒的，是穆尼基亞並不只是一座山。

那裡是雅典海軍昔日的基地，是連接港口與城市的關鍵，也是雅典民主派重新燃起希望的地方。

克里提亞站起身，走到窗前。

遠方的天空仍籠罩著晨霧，然而他的目光彷彿已經穿透城牆，看見了穆尼基亞山頂飄揚的旗幟。

「他們以為占了一座山，就能奪回雅典？」

他冷冷說道。

「不。我要讓他們知道，雅典的命運，不是由一群烏合之眾決定的。」

議事廳內沒有人敢回答。

眾人都知道，克里提亞已經做出了決定。

他不會談判，也不會等待。

他要親自帶領軍隊前往比雷埃夫斯，將色拉西布洛斯與他的追隨者徹底摧毀。

因為在他的心中，穆尼基亞山的失守，不只是一次軍事挫敗——

而是對他統治雅典的公開挑戰。

而克里提亞，從來不允許有人挑戰他的權威。

§ 03 決戰

克里提亞緩緩站起身。

他的臉上沒有恐懼，只有難以壓抑的憤怒。

「色拉西布洛斯以為占據一座山，就能奪回雅典？」

他冷笑。

「他錯了。」

克里提亞轉身望向眾人。

「召集軍隊。」

「我們要在他們還沒有得到援軍之前，把他們從穆尼基亞山上趕下來。」

不久之後，雅典城門開啟。

三十僭主的軍隊開始向南行進。

走在隊伍最前方的是克里提亞與其他僭主領袖。青銅盾牌在晨光下閃耀，長矛排列成一片密集의 森林。

隊伍中有雅典重裝步兵，也有跟隨斯巴達留下的士兵。

然而，沒有人說話。

因為每個人都知道，前方等待他們的不是外邦敵人。

而是另一群雅典人。

穿過被拆毀的長城遺跡時，克里提亞停了一瞬。

昔日連接雅典與比雷埃夫斯的長城，曾經象徵雅典海上霸權。伯羅奔尼撒戰爭結束後，斯巴達人曾在勝利的歡呼聲中拆毀它。

如今，只剩殘破的石牆與倒塌的城基。

但克里提亞沒有感傷。

在他眼中，歷史從來只屬於勝利者。

「再過一天，」他低聲說道，

「這裡將重新恢復秩序。」

當三十僭主軍抵達比雷埃夫斯時，穆尼基亞山已經完全落入民主派手中。

山坡上，色拉西布洛斯的士兵早已列陣。

他們人數較少，卻占據高地，盾牌排列成牆，長矛斜指天空。

山下，是克里提亞的大軍。

山上，是決心奪回自由的人們。

薩羅尼克灣的海風吹過戰場，吹動兩軍的旗幟。

遠處，比雷埃夫斯港的船隻靜靜停泊。

沒有人知道明日誰會勝利。

但所有人都明白——

穆尼基亞山下，將決定雅典的命運。

得知色拉西布洛斯佔領穆尼基亞山，斯巴達將軍卡利比烏斯(Callibius)率一小隊人馬與克里提亞軍隊會合。

卡利比烏斯站在克里提亞身旁，望著穆尼基亞山上的防線。

「他們只有一群叛亂者。」他冷冷說。

克里提亞沒有回答，他的目光停留在山頂。

那裡飄揚的不只是色拉西布洛斯的旗幟。

也是雅典人重新燃起的希望。

卡利比烏斯握緊長矛。

「斯巴達可以替你打開道路。」

克里提亞看了他一眼。

「不，今天的勝利，必須由雅典人自己完成。」

§ 04 穆尼基亞山血戰

太陽升起時，穆尼基亞山被染成一片金紅。

山下，三十僭主的大軍緩緩逼近。

青銅盾牌連成一道冰冷的牆，長矛在陽光下閃耀。雅典士兵穿著相同的盔甲，說著相同的語言，然而今日，他們站在了彼此的對面。

這不是波斯人的入侵。

不是斯巴達人的攻城。

而是雅典人與雅典人的戰爭。

山頂上，色拉西布洛斯站在第一列。

他望著山下黑壓壓的敵軍，沒有後退一步。

他的身旁，一名年輕戰士拉開披風，露出衣角上的刺繡。

那是一隻展翅燃燒的火鳥。

「為自由而戰！」

有人低聲喊道。

聲音很快傳遍整條戰線。

「為雅典而戰！」

第一輪標槍如暴雨般落下。

天空突然被黑影遮蔽。

山下的士兵舉起盾牌，只聽見一陣密集的撞擊聲，無數木桿刺入青銅盾面。

咚！咚！咚！

整座穆尼基亞山彷彿都在震動。

克里提亞沒有等待。

他拔出長劍，下令：

「前進！」

三十僭主的重裝步兵開始攀登山坡。

他們踩過泥土，踩過碎石，踩過昨日還屬於同胞的土地。

距離越來越近。

五十步。三十步。十步。

下一刻，兩道盾牆狠狠撞在一起。

轟——

那聲音不像戰鬥，更像兩座山互相撞擊。

長矛從盾牌縫隙刺出，鮮血濺在青銅甲冑上。有人倒下，身後的人立刻補上位置。

穆尼基亞山坡變成了一片血紅。

三十僭主軍仗著人數優勢，不斷向前推進。

民主派士兵開始承受巨大壓力，但高地給了他們最後的優勢。

色拉西布洛斯看準時機，舉起長劍：

「現在！」

山坡上的戰士同時向前壓迫。

其中一群身披普通盔甲的士兵，在衝鋒時露出了衣角上的火鳥。

他們像一道燃燒的火線，插入敵軍側翼。

火鳥軍團沒有追求單獨的榮耀。

他們只有一個目的——守住穆尼基亞山頂。

三十僭主軍第一次開始動搖。

山下，克里提亞看見自己的陣線出現裂痕。

他沒有退。

那個曾經用言語控制雅典的人，此刻握著長劍，站在最前方。

他知道，這場戰鬥失敗，不只是失去一座山。

而是他建立的一切，即將崩塌。

他怒吼著：

「雅典屬於勝利者！」

然後帶領親衛，再次衝向山坡。

而在穆尼基亞山頂，火鳥在風中飛舞。

這一天，雅典人用鮮血回答了一個問題：

城邦的力量，究竟來自武力，還是來自人民的意志？

戰場上的喊殺聲沒有停止。

第一次攻勢失敗後，三十僭主的士兵重新排列隊形。山坡上的石塊已被鮮血染紅，許多盾牌裂開，長矛折斷，但雙方都沒有後退。

克里提亞站在陣前，看著自己的士兵。

他知道，如果今天不能攻下穆尼基亞山，三十僭主的統治就結束了。

他拔出長劍。

「跟隨我！」

這一次，他沒有留在後方指揮。

他帶著最精銳的部隊，再次衝向山坡。

第二次衝鋒比第一次更加猛烈。

三十僭主軍像一道黑色洪流，撞上民主派的盾牆。

青銅撞擊聲響徹整座山。

一名民主派戰士被長矛刺倒，身旁的同伴立即補上位置；另一邊，一名三十僭主士兵倒下，後方的人踩過他的屍體繼續前進。

沒有人知道自己殺死的是誰。

曾經，他們可能一起在雅典市集喝酒。

可能一起觀看戲劇。

可能一起參加公民大會。

但此刻，他們只有一個身份——敵人。

就在防線即將動搖之際，一群戰士從側翼衝出。

他們衣角上的火鳥標誌在陽光下閃過。

這是阿列克西斯麾下的火鳥軍團。

他們沒有喊叫，只是像燃燒的火焰一般切入戰線，阻止三十僭主軍突破。

克里提亞看見那一幕，眼神第一次露出震驚。

「這群驍勇的戰士是哪裡冒出來的……。」

戰鬥持續到午後。

穆尼基亞山坡上，到處都是倒下的人。

克里提亞仍站在最前方。

他的盔甲已經破裂，肩膀被長矛擦傷，但他依然揮劍前進。

然而，戰場的形勢開始改變。

三十僭主軍的士兵看見身旁同伴一個個倒下，開始動搖。

而山頂上的民主派，卻越戰越勇。

因為他們知道，身後就是比雷埃夫斯。

再退一步，他們就失去最後的希望。

最後一次衝撞中，克里提亞被數名民主派戰士包圍。

他擊倒一人，又逼退另一人。

但一道長矛從側面刺來。

他的身體晃了一下，手中的劍仍沒有放下。

戰場的喧囂漸漸遠去。

克里提亞半跪在血染的土地上。

他的長劍插入泥土，支撐著搖搖欲墜的身體。鮮血沿著青銅胸甲緩緩流下，滴落在穆尼基亞山的石礫之間。

他抬起頭，看見色拉西布洛斯一步一步走來。

那個曾經被他視為叛亂者的人，如今站在勝利者的位置。

克里提亞忽然笑了。

「色拉西布洛斯……」

他的聲音沙啞。

「你終於站在這裡了。」

色拉西布洛斯停下腳步。

「克里提亞。」

這是他第一次直呼對方的名字。

沒有仇恨，也沒有嘲諷，只有一聲沉重的嘆息。

克里提亞望向山下。

比雷埃夫斯港就在遠方，陽光照在海面上，無數船帆隨著海浪微微晃動。

「看啊……」

他低聲說。

「雅典還是這麼美。」

色拉西布洛斯沒有回答。

克里提亞繼續說：

「你知道嗎？我年輕時，也曾經相信雅典會成為世界上最偉大的城邦。」

「我也曾相信，我們是在保護它。」

色拉西布洛斯望著他。

「保護？」

克里提亞閉上眼。

「是的。」

「伯羅奔尼撒戰爭後，雅典已經衰弱。那些群眾、那些沒有遠見的公民，只會讓這座城市再次走向毀滅。」

「所以你選擇奪走他們的聲音。」色拉西布洛斯說。

克里提亞沉默片刻。

「也許吧，但歷史永遠只記得結果。」

他睜開眼，目光仍然銳利。

「如果我勝利，你們會稱我為拯救雅典的人。

如果我失敗……」

他看了一眼四周倒下的士兵。

「你們會稱我為暴君。」

色拉西布洛斯低聲說：

「不是因為你失敗，而是因為你忘記了一件事。」

克里提亞看著他。

「什麼？」

色拉西布洛斯望向山下的雅典。

「雅典不是一座城牆，不是衛城上的神殿，也不是少數幾個聰明人的思想。」

他停頓了一下。

「雅典，是所有生活在這片土地上的人。」

克里提亞沉默了。

風吹過穆尼基亞山，遠處，海鳥掠過薩羅尼克灣。

他的目光落在色拉西布洛斯衣角上的火鳥標誌。

那隻燃燒的鳥，在陽光下微微閃耀。

「火鳥……」

克里提亞輕聲說。

「原來你們相信，雅典還能重生。」

色拉西布洛斯低頭看了一眼衣角。

「不是我們，是雅典人自己。」

克里提亞笑了一下。

那笑容中，有嘲諷，也有一絲疲憊。

「你還是那麼固執。」

色拉西布洛斯回答：

「而你，也一樣。」

兩人相視片刻。

曾經，他們都是雅典人。

曾經，他們都希望雅典強大。

只是最後，他們選擇了完全不同的道路。

克里提亞的手慢慢鬆開，長劍落在地上。

「也許……」

他望著天空，最後說：

「雅典永遠不會找到真正的答案。」

色拉西布洛斯輕聲回答：

「至少，今天雅典重新有了尋找答案的權利。」

克里提亞沒有再說話。

他的目光停留在遠方的大海，那片曾經屬於雅典帝國的海洋。

片刻之後，他慢慢閉上了眼睛。

穆尼基亞山安靜下來。

而在山頂，那面代表自由的旗幟迎著海風飄揚。

三十僭主的時代，隨著克里提亞的倒下，走向終結。

後記：

1. 穆尼基亞山(Munychia)即今日希臘 Piraeus 的 Kastella 山，高約 86 公尺。山腳的 Munychia 港(今 Mikrolimano)是一個天然的小港灣。
2. 克里提亞戰死，三十僭主潰敗，倖存者逃往厄琉息斯（Eleusis）。
3. 卡利比烏斯後來在雅典民主恢復前後仍扮演重要角色。斯巴達內部並非完全支持三十僭主；後來斯巴達王保薩尼阿斯（Pausanias）介入調停，才促成雅典和解。